漢書/卷001

维基文库 · 免费全文 · CC BY-SA 4.0

漢書敘例 ◄

漢書
卷一 高帝紀 第一

► 卷002

漢五年以後為下。

高祖，沛豐邑中陽里人也，姓劉氏。母媼嘗息大澤之陂，夢與神遇。是時雷電晦冥，父太公往視，則見交龍於上。已而有娠，遂產高祖。

早年

高祖為人，隆準而龍顏，美須髯，左股有七十二黑子。寬仁愛人，意豁如也。常有大度，不事家人生產作業。及壯，試吏，為泗上亭長，廷中吏無所不狎侮。好酒及色。常從王媼、武負貰酒，時飲醉臥，武負、王媼見其上常有怪。高祖每酤留飲，酒雠數倍。及見怪，歲竟，此兩家常折券棄責。

高祖常繇咸陽，縱觀秦皇帝，喟然大息，曰：「嗟乎，大丈夫當如此矣！」

單父人呂公善沛令，辟仇，從之客，因家焉。沛中豪傑吏聞令有重客，皆往賀。蕭何為主吏，主進，令諸大夫曰：「進不滿千錢，坐之堂下。」高祖為亭長，素易諸吏，乃紿為謁曰「賀錢萬」，實不持一錢。謁入，呂公大驚，起，迎之門。呂公者，好相人，見高祖狀貌，因重敬之，引入坐上坐。蕭何曰：「劉季固多大言，少成事。」高祖因狎侮諸客，遂坐上坐，無所詘。酒闌，呂公因目固留高祖。竟酒，後。呂公曰：「臣少好相人，相人多矣，無如季相，願季自愛。臣有息女，願為箕帚妾。」酒罷，呂媼怒呂公曰：

「公始常欲奇此女，與貴人。沛令善公，求之不與，何自妄許與劉季？」呂公曰：「此非兒女子所知。」卒與高祖。呂公女即呂后也，生孝惠帝、魯元公主。

高祖嘗告歸之田。呂后與兩子居田中，有一老父過請飲，呂后因餔之。老父相后曰：「夫人天下貴人也。」令相兩子，見孝惠帝，曰：「夫人所以貴者，乃此男也。」相魯元公主，亦皆貴。老父已去，高祖適從旁舍來，呂后具言客有過，相我子母皆大貴。高祖問，曰：「未遠。」乃追及，問老父。老父曰：「鄉者夫人兒子皆以君，君相貴不可言。」高祖乃謝曰：「誠如父言，不敢忘德。」及高祖貴，遂不知老父處。

高祖為亭長，乃以竹皮為冠，令求盜之薛治，時時冠之，及貴常冠，所謂「劉氏冠」也。

高祖以亭長為縣送徒驪山，徒多道亡。自度比至皆亡之，到豐西澤中亭，止飲，夜皆解縱所送徒。曰：「公等皆去，吾亦從此逝矣！」徒中壯士願從諸十餘人。高祖被酒，夜徑澤中，令一人行前。行前者還報曰：「前有大蛇當徑，願還。」高祖醉，曰：「壯士行，何畏！」乃前，拔劍斬蛇。蛇分為兩，道開。行數里，醉困臥。後人來至蛇所，有一老嫗夜哭。人問嫗何哭，嫗曰：「人殺吾子。」人曰：「嫗子何為見殺？」嫗曰：「吾子，白帝子也，化為蛇，當道，今者赤帝子斬之，故哭。」人乃以嫗為不誠，欲苦之，嫗因忽不見。後人至，高祖覺。告高祖，高祖乃心獨喜，自負。諸從者日益畏之。

秦始皇帝嘗曰「東南有天子氣」，於是東游以厭當之。高祖隱於芒、碭山澤間，呂后與人俱求，常得之。高祖怪問之。呂后曰：「季所居上常有雲氣，故從往常得季。」高祖又喜。沛中子弟或聞之，多欲附者矣。

秦二世元年

秦二世元年秋七月，陳涉起蘄，至陳，自立為楚王，遣武臣、張耳、陳餘略趙地。八月，武臣自立為趙王。郡縣多殺長吏以應涉。九月，沛令欲以沛應之。掾、主吏蕭何、曹參曰：「君為秦吏，今欲背之，帥沛子弟，恐不聽。願君召諸亡在外者，可得數百人，因以劫眾，眾不敢不聽。」乃令樊噲召高祖。高祖之眾已數百人矣。

於是樊噲從高祖來。沛令後悔，恐其有變，乃閉城城守，欲誅蕭、曹。蕭、曹恐，踰城保高祖。高祖乃書帛射城上，與沛父老曰：「天下同苦秦久矣。今父老雖為沛令守，諸侯並起，今屠沛。沛今共誅令，擇可立立之，以應諸侯，即室家完。不然，父子俱屠，

無為也。」父老乃帥子弟共殺沛令，開城門迎高祖，欲以為沛令。高祖曰：「天下方擾，諸侯並起，令置將不善，一敗塗地。吾非敢自愛，恐能薄，不能完父兄子弟。此大事，願吏擇可者。」蕭、曹等皆文吏，自愛，恐事不就，後秦種族其家，盡讓高祖。諸父老皆曰：「平生所聞劉季奇怪，當貴，且卜筮之，莫如劉季最吉。」高祖數讓。眾莫肯為，高祖乃立為沛公。祠黃帝，祭蚩尤於沛廷，而釁鼓旗。幟皆赤，由所殺蛇白帝子，所殺者赤帝子故也。於是少年豪吏如蕭、曹、樊噲等皆為收沛子弟，得三千人。

是月，項梁與兄子羽起吳。田儋與從弟榮、橫起齊，自立為齊王。韓廣自立為燕王。魏咎自立為魏王。陳涉之將周章西入關，至戲，秦將章邯距破之。

秦二世二年

秦二年十月，沛公攻胡陵、方與，還守豐。秦泗川監平將兵圍豐。二日，出與戰，破之。令雍齒守豐。十一月，沛公引兵之薛。秦泗川守壯兵敗於薛，走至戚，沛公左司馬得殺之。沛公還軍亢父，至方與。趙王武臣為其將所殺。十二月，楚王陳涉為其御莊賈所殺。魏人周市略地豐沛，使人謂雍齒曰：「豐，故梁徙也，今魏地已定者數十城。齒今下魏，魏以齒為侯守豐；不下，且屠豐。」雍齒雅不欲屬沛公，及魏招之，即反為魏守豐。沛公攻豐，不能取。沛公還之沛，怨雍齒與豐子弟畔之。

正月，張耳等立趙後趙歇為趙王。東陽甯君、秦嘉立景駒為楚王，在留。沛公往從之，道得張良，遂與俱見景駒，請兵以攻豐。時章邯從陳，別將司馬鋗將兵北定楚地，屠相，至碭。東陽甯君、沛公引兵西，與戰蕭西，不利，還收兵聚留。二月，攻碭，三日拔之。收碭兵，得六千人，與故合九千人。三月，攻下邑，拔之。還擊豐，不下。四月，項梁擊殺景駒、秦嘉，止薛，沛公往見之。項梁益沛公卒五千人，五大夫將十人。沛公還，引兵攻豐，拔之。雍齒奔魏。

五月，項羽拔襄城還。項梁盡召別將。六月，沛公如薛，與項梁共立楚懷王孫心為楚懷王。章邯破殺魏王咎、齊王田儋於臨濟。七月，大霖雨。沛公攻亢父。章邯圍田榮於東阿。沛公與項梁共救田榮，大破章邯東阿。田榮歸，沛公、項羽追北，至城陽，攻屠其城。軍濮陽東，復與章邯戰，又破之。

章邯復振，守濮陽，環水。沛公、項羽去攻定陶。八月，田榮立田儋子市為齊王。定陶未下，沛公與項羽西略地至雍丘，與秦軍戰，大敗之，斬三川守李由。還攻外黃，外黃

未下。

項梁再破秦軍，有驕色。宋義諫，不聽。秦益章邯兵。九月，章邯夜銜枚擊項梁定陶，大破之，殺項梁。時連雨自七月至九月。沛公、項羽方攻陳留，聞梁死，士卒恐，乃與將軍呂臣引兵而東，徙懷王自盱台都彭城。呂臣軍彭城東，項羽軍彭城西，沛公軍碭。魏咎弟豹自立為魏王。後九月，懷王并呂臣、項羽軍自將之。以沛公為碭郡長，封武安侯，將碭郡兵。以羽為魯公，封長安侯。呂臣為司徒，其父呂青為令尹。

章邯已破項梁，以為楚地兵不足憂，乃渡河北擊趙王歇，大破之。歇保鉅鹿城，秦將王離圍之。趙數請救，懷王乃以宋義為上將，項羽為次將，范增為末將，北救趙。

初，懷王與諸將約，先入定關中者王之。當是時，秦兵彊，常乘勝逐北，諸將莫利先入關。獨羽怨秦破項梁，奮勢，願與沛公西入關。懷王諸老將皆曰：「項羽為人慓悍禍賊，嘗攻襄城，襄城無噍類，所過無不殘滅。且楚數進取，前陳王、項梁皆敗，不如更遣長者扶義而西，告諭秦父兄。秦父兄苦其主久矣，今誠得長者往，毋侵暴，宜可下。項羽不可遣，獨沛公素寬大長者。」卒不許羽，而遣沛公西收陳王、項梁散卒。乃道碭至陽城與杠里，攻秦軍壁，破其二軍。

秦二世三年

秦三年十月，齊將田都畔田榮，將兵助項羽救趙。沛公攻破東郡尉於成武。十一月，項羽殺宋義，并其兵渡河，自立為上將軍，諸將黥布等皆屬。十二月，沛公引兵至栗，遇剛武侯，奪其軍四千餘人，并之，與魏將皇欣、武滿軍合，攻秦軍，破之。故齊王建孫田安下濟北，從項羽救趙。羽大破秦軍鉅鹿下，虜王離，走章邯。

二月，沛公從碭北攻昌邑，遇彭越。越助攻昌邑，未下。沛公西過高陽，酈食其為里監門，曰：「諸將過此者多，吾視沛公大度。」乃求見沛公。沛公方踞床，使兩女子洗。酈生不拜，長揖曰：「足下必欲誅無道秦，不宜踞見長者。」於是沛公起，攝衣謝之，延上坐。食其說沛公襲陳留。沛公以為廣野君，以其弟商為將，將陳留兵。三月，攻開封，未拔。西與秦將楊熊會戰白馬，又戰曲遇東，大破之。楊熊走之滎陽，二世使使斬之以徇。四月，南攻潁川，屠之。因張良遂略韓地。

時趙別將司馬卬方欲渡河入關，沛公乃北攻平陰，絕河津。南，戰雒陽東，軍不利，從

轘轅至陽城，收軍中馬騎。六月，與南陽守齮戰犨東，大破之。略南陽郡，南陽守走，保城守宛。沛公引兵過宛西。張良諫曰：「沛公雖欲急入關，秦兵尚眾，距險。今不下宛，宛從後擊，彊秦在前，此危道也。」於是沛公乃夜引軍從他道還，偃旗幟，遲明，圍宛城三匝。南陽守欲自剄，其舍人陳恢曰：「死未晚也。」乃踰城見沛公，曰：「臣聞足下約先入咸陽者王之，今足下留守宛。宛郡縣連城數十，其吏民自以為降必死，故皆堅守乘城。今足下盡日止攻，士死傷者必多；引兵去宛，宛必隨足下。足下前則失咸陽之約，後有彊宛之患。為足下計，莫若約降，封其守，因使止守，引其甲卒與之西。諸城未下者，聞聲爭開門而待足下，足下通行無所累。」沛公曰：「善。」七月，南陽守齮降，封為殷侯，封陳恢千戶。引兵西，無不下者。至丹水，高武侯鰓、襄侯王陵降。還攻胡陽，遇番君別將梅鋗，與偕攻析、酈，皆降。所過毋得鹵掠，秦民喜。遣魏人甯昌使秦。是月章邯舉軍降項羽，羽以為雍王。瑕丘申陽下河南。

八月，沛公攻武關，入秦。秦相趙高恐，乃殺二世，使人來，欲約分王關中，沛公不許。九月，趙高立二世兄子子嬰為秦王。子嬰誅滅趙高，遣將將兵距嶢關。沛公欲擊之，張良曰：「秦兵尚彊，未可輕。願先遣人益張旗幟於山上為疑兵，使酈食其、陸賈往說秦將，啗以利。」秦將果欲連和，沛公欲許之。張良曰：「此獨其將欲叛，恐其士卒不從，不如因其怠懈擊之。」沛公引兵繞嶢關，踰蕢山，擊秦軍，大破之藍田南。遂至藍田，又戰其北，秦兵大敗。

漢高祖元年

元年冬十月，五星聚于東井。沛公至霸上。秦王子嬰素車白馬，係頸以組，封皇帝璽符節，降枳道旁。諸將或言誅秦王，沛公曰：「始懷王遣我，固以能寬容，且人已服降，殺之不祥。」乃以屬吏。遂西入咸陽，欲止宮休舍。樊噲、張良諫，乃封秦重寶財物府庫，還軍霸上。蕭何盡收秦丞相府圖籍文書。十一月，召諸縣豪桀曰：「父老苦秦苛法久矣，誹謗者族，耦語者棄市。吾與諸侯約，先入關者王之，吾當王關中。與父老約，法三章耳：殺人者死，傷人及盜抵罪。餘悉除去秦法。吏民皆按堵如故。凡吾所以來，為父兄除害，非有所侵暴，毋恐！且吾所以軍霸上，待諸侯至而定要束耳。」乃使人與秦吏行至縣鄉邑告諭之。秦民大喜，爭持牛羊酒食獻享軍士。沛公讓不受，曰：「倉粟多，不欲費民。」民又益喜，唯恐沛公不為秦王。

或說沛公曰：「秦富十倍天下，地形彊。今聞章邯降項羽，羽號曰雍王，王關中。即來，沛公恐不得有此。可急使守函谷關，毋內諸侯軍，稍徵關中兵以自益，距之。」沛公然

其計，從之。十二月，項羽果帥諸侯兵欲西入關，關門閉。聞沛公已定關中，羽大怒，使黥布等攻破函谷關，遂至戲下。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聞羽怒，欲攻沛公，使人言羽曰：「沛公欲王關中，令子嬰相，珍寶盡有之。」欲以求封。亞父范增說羽曰：「沛公居山東時，貪財好色，今聞其入關，珍物無所取，婦女無所幸，此其志不小。吾使人望其氣，皆為龍，成五色，此天子氣。急擊之，勿失。」於是饗士，旦日合戰。是時，羽兵四十萬，號百萬。沛公兵十萬，號二十萬，力不敵。會羽季父左尹項伯素善張良，夜馳見張良，具告其實，欲與俱去，毋特俱死。良曰：「臣為韓王送沛公，不可不告，亡去不義。」乃與項伯俱見沛公。沛公與伯約為婚姻，曰：「吾入關，秋豪無所敢取，籍吏民，封府庫，待將軍。所以守關者，備他盜也。日夜望將軍到，豈敢反邪？願伯明言不敢背德。」項伯許諾，即夜復去。戒沛公曰：「旦日不可不早自來謝。」項伯還，具以沛公言告羽，因曰：「沛公不先破關中兵，公巨能入乎？且人有大功，擊之不祥，不如因善之。」羽許諾。

沛公旦日從百餘騎見羽鴻門，謝曰：「臣與將軍戮力攻秦，將軍戰河北，臣戰河南，不自意先入關，能破秦，與將軍復相見。今者有小人言，令將軍與臣有隙。」羽曰：「此沛公左司馬曹毋傷言之，不然，籍何以生此？」羽因留沛公飲。范增數目羽擊沛公，羽不應。范增起，出謂項莊曰：「君王為人不忍，汝入以劍舞，因擊沛公，殺之。不者，汝屬且為所虜。」莊入為壽。壽畢，曰：「軍中無以為樂，請以劍舞。」因拔劍舞。項伯亦起舞，常以身翼蔽沛公。樊噲聞事急，直入，怒甚。羽壯之，賜以酒。噲因譙讓羽。有頃，沛公起如廁，招樊噲出，置車官屬，獨騎，與樊噲、靳彊、滕公、紀成步，從間道走軍，使張良留謝羽。羽問：「沛公安在？」曰：「聞將軍有意督過之，脫身去，間至軍，故使臣獻璧。」羽受之。又獻玉斗范增。增怒，撞其斗，起曰：「吾屬今為沛公虜矣！」

沛公歸數日，羽引兵西屠咸陽，殺秦降王子嬰，燒秦宮室，所過無不殘滅。秦民大失望。羽使人還報懷王，懷王曰：「如約。」羽怨懷王不肯令與沛公俱西入關，而北救趙，後天下約。乃曰：「懷王者，吾家所立耳，非有功伐，何以得專主約？本定天下，諸將與籍也。」春正月，陽尊懷王為義帝，實不用其命。

二月，羽自立為西楚霸王，王梁、楚地九郡，都彭城。背約，更立沛公為漢王，王巴、蜀、漢中四十一縣，都南鄭。三分關中，立秦三將：章邯為雍王，都廢丘；司馬欣為塞王，都櫟陽；董翳為翟王，都高奴。楚將瑕丘申陽為河南王，都洛陽。趙將司馬卬為殷王，都朝歌。當陽君英布為九江王，都六。懷王柱國共敖為臨江王，都江陵。番君吳芮

為衡山王，都邾。故齊王建孫田安為濟北王。徙魏王豹為西魏王，都平陽。徙燕王韓廣為遼東王。燕將臧荼為燕王，都薊。徙齊王田市為膠東王。齊將田都為齊王，都臨菑。徙趙王歇為代王。趙相張耳為常山王。漢王怨羽之背約，欲攻之，丞相蕭何諫，乃止。

夏四月，諸侯罷戲下，各就國。羽使卒三萬人從漢王，楚子、諸侯人之慕從者數萬人，從杜南入蝕中。張良辭歸韓，漢王送至褒中，因說漢王燒絕棧道，以備諸侯盜兵，亦視項羽無東意。

漢王既至南鄭，諸將及士卒皆歌謳思東歸，多道亡還者。韓信為治粟都尉，亦亡去，蕭何追還之，因薦於漢王，曰：「必欲爭天下，非信無可與計事者。」於是漢王齊戒設壇場，拜信為大將軍，問以計策。信對曰：「項羽背約而王君王於南鄭，是遷也。吏卒皆山東之人，日夜企而望歸，及其鋒而用之，可以有大功。天下已定，民皆自寧，不可復用。不如決策東向。」因陳羽可圖三秦易并之計。漢王大說，遂聽信策，部署諸將。留蕭何收巴蜀租，給軍食。

五月，漢王引兵從故道出襲雍。雍王邯迎擊漢陳倉，雍兵敗，還走；戰好畤，又大敗，走廢丘。漢王遂定雍地。東如咸陽，引兵圍雍王廢丘，而遣諸將略地。

田榮聞羽徙齊王市於膠東而立田都為齊王，大怒，以齊兵迎擊田都。都走降楚。六月，田榮殺田市，自立為齊王。時彭城在鉅野，眾萬餘人，無所屬。榮與越將軍印，因令反梁地。越擊殺濟北王安，榮遂并三齊之地。燕王韓廣亦不肯徙遼東。秋八月，臧荼殺韓廣，并其地。塞王欣、翟王翳皆降漢。

初，項梁立韓後公子成為韓王，張良為韓司徒。羽以良從漢王，韓王成又無功，故不遣就國，與俱至彭城，殺之。及聞漢王并關中，而齊、梁畔之，羽大怒，乃以故吳令鄭昌為韓王，距漢。令蕭公角擊彭越，越敗角兵。時張良徇韓地，遺羽書曰：「漢欲得關中，如約即止，不敢復東。」羽以故無西意，而北擊齊。

九月，漢王遣將軍薛歐、王吸出武關，因王陵兵，從南陽迎太公、呂后於沛。羽聞之，發兵距之陽夏，不得前。

二年

二年冬十月，項羽使九江王布殺義帝於郴。陳餘亦怨羽獨不王己，從田榮藉助兵，以擊常山王張耳。耳敗走降漢，漢王厚遇之。陳餘迎代王歇還趙，歇立餘為代王。張良自韓間行歸漢，漢王以為成信侯。

漢王如陝，鎮撫關外父老。河南王申陽降，置河南郡。使韓太尉韓信擊韓，韓王鄭昌降。十一月，立韓太尉信為韓王。漢王還歸，都櫟陽，使諸將略地，拔隴西。以萬人若一郡降者，封萬戶。繕治河上塞。故秦苑囿園池，令民得田之。

春正月，羽擊田榮城陽，榮敗走平原，平原民殺之。齊皆降楚，楚焚其城郭，齊人復畔之。諸將拔北地，虜雍王弟章平。赦罪人。二月癸未，令民除秦社稷，立漢社稷。施恩德，賜民爵。蜀漢民給軍事勞苦，復勿租稅二歲。關中卒從軍者，復家一歲。舉民年五十以上，有脩行，能帥眾為善，置以為三老，鄉一人。擇鄉三老一人為縣三老，與縣令丞尉以事相教，復勿繇戍。以十月賜酒肉。

三月，漢王自臨晉渡河，魏王豹降，將兵從。下河內，虜殷王卬，置河內郡。至脩武，陳平亡楚來降。漢王與語，說之，使參乘，監諸將。南渡平陰津，至洛陽，新城三老董公遮說漢王曰：「臣聞『順德者昌，逆德者亡』，『兵出無名，事故不成』。故曰：『明其為賊，敵乃可服。』項羽為無道，放殺其主，天下之賊也。夫仁不以勇，義不以力，三軍之眾為之素服，以告之諸侯，為此東伐，四海之內莫不仰德。此三王之舉也。」漢王曰：「善，非夫子無所聞。」於是漢王為義帝發喪，袒而大哭，哀臨三日。發使告諸侯曰：「天下共立義帝，北面事之。今項羽放殺義帝江南，大逆無道。寡人親為發喪，兵皆縞素。悉發關中兵，收三河士，南浮江漢以下，願從諸侯王擊楚之殺義帝者。」

夏四月，田榮弟橫收得數萬人，立榮子廣為齊王。羽雖聞漢東，既擊齊，欲遂破之而後擊漢，漢王以故得劫五諸侯兵，東伐楚。到外黃，彭越將三萬人歸漢。漢王拜越為魏相國，令定梁地。漢王遂入彭城，收羽美人貨賂，置酒高會。羽聞之，令其將擊齊，而自以精兵三萬人從魯出胡陵，至蕭，晨擊漢軍，大戰彭城靈壁東睢水上，大破漢軍，多殺士卒，睢水為之不流。圍漢王三匝。大風從西北起，折木發屋，揚砂石，晝晦，楚軍大亂，而漢王得與數十騎遁去。過沛，使人求室家，室家亦已亡，不相得。漢王道逢孝惠、魯元，載行。楚騎追漢王，漢王急，推墮二子。滕公下收載，遂得脫。審食其從太公、呂后間行，反遇楚軍，羽常置軍中以為質。諸侯見漢敗，皆亡去。塞王欣、翟王翳降楚，殷王卬死。

呂后兄周呂侯將兵居下邑，漢王往從之。稍收士卒，軍碭。

漢王西過梁地，至虞，謂謁者隨何曰：「公能說九江王布使舉兵畔楚，項王必留擊之。得留數月，吾取天下必矣。」隨何往說布，果使畔楚。

五月，漢王屯滎陽，蕭何發關中老弱未傅者悉詣軍。韓信亦收兵與漢王會，兵復大振。與楚戰滎陽南京、索間，破之。築甬道，屬河，以取敖倉粟。魏王豹謁歸視親疾。至則絕河津，反為楚。

六月，漢王還櫟陽。壬午，立太子，赦罪人。令諸侯子在關中者皆集櫟陽為衛。引水灌廢丘，廢丘降，章邯自殺。雍州定，八十餘縣，置河上、渭南、中地、隴西、上郡。令祠官祀天地四方上帝山川，以時祠之。興關中卒乘邊塞。關中大飢，米斛萬錢，人相食。令民就食蜀漢。

秋八月，漢王如滎陽，謂酈食其曰：「緩頰往說魏王豹，能下之，以魏地萬戶封生。」食其往，豹不聽。漢王以韓信為左丞相，與曹參、灌嬰俱擊魏。食其還，漢王問：「魏大將誰也？」對曰：「柏直。」王曰：「是口尚乳臭，不能當韓信。騎將誰也？」曰：「馮敬。」曰：「是秦將馮無擇子也，雖賢，不能當灌嬰。步卒將誰也？」曰：「項它。」曰：「是不能當曹參。吾無患矣。」九月，信等虜豹，傳詣滎陽。定魏地，置河東、太原、上黨郡。信使人請兵三萬人，願以北舉燕趙，東擊齊，南絕楚糧道。漢王與之。

三年

三年冬十月，韓信、張耳東下井陘擊趙，斬陳餘，獲趙王歇。置常山、代郡。甲戌晦，日有食之。十一月癸卯晦，日有食之。

隨何既說黥布，布起兵攻楚。楚使項聲、龍且攻布，布戰不勝。十二月，布與隨何間行歸漢。漢王分之兵，與俱收兵至成皋。

項羽數侵奪漢甬道，漢軍乏食，與酈食其謀橈楚權。食其欲立六國後以樹黨，漢王刻印，將遣食其立之。以問張良，良發八難。漢王輟飯吐哺，曰：「豎儒幾敗乃公事！」令趣銷印。又問陳平，乃從其計，與平黃金四萬斤，以間疏楚君臣。

夏四月，項羽圍漢滎陽，漢王請和，割滎陽以西者為漢。亞父勸項羽急攻滎陽，漢王患之。陳平反間既行，羽果疑亞父。亞父大怒而去，發病死。

五月，將軍紀信曰：「事急矣！臣請誑楚，可以間出。」於是陳平夜出女子東門二千餘人，楚因四面擊之。紀信乃乘王車，黃屋左纛，曰：「食盡，漢王降楚。」楚皆呼萬歲，之城東觀，以故漢王得與數十騎出西門遁。令御史大夫周苛、魏豹、樅公守滎陽。羽見紀信，問：「漢王安在？」曰：「已出去矣。」羽燒殺信。而周苛、樅公相謂曰：「反國之王，難與守城。」因殺魏豹。

漢王出滎陽，至成皋。自成皋入關，收兵欲復東。轅生說漢王曰：「漢與楚相距滎陽數歲，漢常困。願君王出武關，項王必引兵南走，王深壁，令滎陽成皋間且得休息。使韓信等得輯河北趙地，連燕齊，君王乃復走滎陽。如此，則楚所備者多，力分。漢得休息，復與之戰，破之必矣。」漢王從其計，出軍宛葉間，與黥布行收兵。

羽聞漢王在宛，果引兵南，漢王堅壁不與戰。是月，彭越渡睢，與項聲、薛公戰下邳，破殺薛公。羽使終公守成皋，而自東擊彭越。漢王引兵北，擊破終公，復軍成皋。六月，羽已破走彭越，聞漢復軍成皋，乃引兵西拔滎陽城，生得周苛。羽謂苛：「為我將，以公為上將軍，封三萬戶。」周苛罵曰：「若不趨降漢，今為虜矣！若非漢王敵也。」羽亨周苛，并殺樅公，而虜韓王信，遂圍成皋。漢王跳，獨與滕公共車出成皋玉門，北渡河，宿小脩武。自稱使者，晨馳入張耳、韓信壁，而奪之軍。乃使張耳北收兵趙地。

秋七月，有星孛于大角。漢王得韓信軍，復大振。八月，臨河南鄉，軍小脩武，欲復戰。郎中鄭忠說止漢王，高壘深塹勿戰。漢王聽其計，使盧綰、劉賈將卒二萬人，騎數百，渡白馬津入楚地，佐彭越燒楚積聚，復擊破楚軍燕郭西，攻下睢陽、外黃十七城。九月，羽謂海春侯大司馬曹咎曰：「謹守成皋。即漢王欲挑戰，慎勿與戰，勿令得東而已。我十五日必定梁地，復從將軍。」羽引兵東擊彭越。

漢王使酈食其說齊王田廣，罷守兵與漢和。

四年

四年冬十月，韓信用蒯通計，襲破齊。齊王亨酈生，東走高密。項羽聞韓信破齊，且欲擊楚，使龍且救齊。

漢果數挑成皋戰，楚軍不出，使人辱之數日，大司馬咎怒，渡兵汜水。士卒半渡，漢擊之，大破楚軍，盡得楚國金玉貨賂。大司馬咎、長史欣皆自剄汜水上。漢王引兵渡河，復取成皋，軍廣武，就敖倉食。

羽下梁地十餘城，聞海春侯破，乃引兵還。漢軍方圍鍾離昧於滎陽東，聞羽至，盡走險阻。羽亦軍廣武，與漢相守。丁壯苦軍旅，老弱罷轉餉。漢王、羽相與臨廣武之間而語。羽欲與漢王獨身挑戰，漢王數羽曰：「吾始與羽俱受命懷王，曰先定關中者王之。羽負約，王我於蜀漢，罪一也。羽矯殺卿子冠軍，自尊，罪二也。羽當以救趙還報，而擅劫諸侯兵入關，罪三也。懷王約入秦無暴掠，羽燒秦宮室，掘始皇帝冢，收私其財，罪四也。又彊殺秦降王子嬰，罪五也。詐阬秦子弟新安二十萬，王其將，罪六也。皆王諸將善地，而徙逐故主，令臣下爭畔逆，罪七也。出逐義帝彭城，自都之，奪韓王地，并王梁楚，多自與，罪八也。使人陰殺義帝江南，罪九也。夫為人臣而殺其主，殺其已降，為政不平，主約不信，天下所不容，大逆無道，罪十也。吾以義兵從諸侯誅殘賊，使刑餘罪人擊公，何苦乃與公挑戰？」羽大怒，伏弩射中漢王。漢王傷胸，乃捫足曰：「虜中吾指！」漢王病創臥，張良彊請漢王起行勞軍，以安士卒，毋令楚乘勝。漢王出行軍，疾甚，因馳入成皋。

十一月，韓信與灌嬰擊破楚軍，殺楚將龍且，追至城陽，虜齊王廣。齊相田橫自立為齊王，奔彭越。漢立張耳為趙王。

漢王疾瘉，西入關，至櫟陽，存問父老，置酒。梟故塞王欣頭櫟陽市。留四日，復如軍，軍廣武。關中兵益出，而彭越、田橫居梁地，往來苦楚兵，絕其糧食。

韓信已破齊，使人言曰：「齊邊楚，權輕，不為假王，恐不能安齊。」漢王怒，欲攻之。張良曰：「不如因而立之，使自為守。」春二月，遣張良操印，立韓信為齊王。秋七月，立黥布為淮南王。八月，初為算賦。北貉、燕人來致梟騎助漢。漢王下令：軍士不幸死者，吏為衣衾棺斂，轉送其家。四方歸心焉。

項羽自知少助食盡，韓信又進兵擊楚，羽患之。漢遣陸賈說羽，請太公，羽弗聽。漢復使侯公說羽，羽乃與漢約，中分天下，割鴻溝以西為漢，以東為楚。九月，歸太公、呂后，軍皆稱萬歲。乃封侯公為平國君。羽解而東歸。漢王欲西歸，張良、陳平諫曰：「今漢有天下太半，而諸侯皆附，楚兵罷食盡，此天亡之時，不因其幾而遂取之，所謂養

虎自遺患也。」漢王從之。

五年

五年冬十月，漢王追項羽至陽夏南止軍，與齊王信、魏相國越期會擊楚，至固陵，不會。楚擊漢軍，大破之。漢王復入壁，深塹而守。謂張良曰：「諸侯不從，柰何？」良對曰：「楚兵且破，未有分地，其不至固宜。君王能與共天下，可立致也。齊王信之立，非君王意，信亦不自堅。彭越本定梁地，始君王以魏豹故，拜越為相國。今豹死，越亦望王，而君王不早定。今能取睢陽以北至穀城皆以王彭越，從陳以東傅海與齊王信， 信家在楚，其意欲復得故邑。能出捐此地以許兩人，使各自為戰，則楚易敗也。」於是漢王發使使韓信、彭越。至，皆引兵來。

十一月，劉賈入楚地，圍壽春。漢亦遣人誘楚大司馬周殷。殷畔楚，以舒屠六，舉九江兵迎黥布，並行屠城父，隨劉賈皆會。

十二月，圍羽垓下。羽夜聞漢軍四面皆楚歌，知盡得楚地，羽與數百騎走，是以兵大敗。灌嬰追斬羽東城。楚地悉定，獨魯不下。漢王引天下兵欲屠之，為其守節禮義之國，乃持羽頭示其父兄，魯乃降。初，懷王封羽為魯公，及死，魯又為之堅守，故以魯公葬羽於穀城。漢王為發葬，哭臨而去。封項伯等四人為列侯，賜姓劉氏。諸民略在楚者皆歸之。漢王還至定陶，馳入齊王信壁，奪其軍。初項羽所立臨江王共敖前死，子尉嗣立為王，不降。遣盧綰、劉賈擊虜尉。

春正月，追尊兄伯號曰武哀侯。下令曰：「楚地已定，義帝亡後，欲存恤楚眾，以定其主。齊王信習楚風俗，更立為楚王，王淮北，都下邳。魏相國建城侯彭越勤勞魏民，卑下士卒，常以少擊眾，數破楚軍，其以魏故地王之，號曰梁王，都定陶。」又曰：「兵不得休八 年，萬民與苦甚，今天下事畢，其赦天下殊死以下。」

於是諸侯上疏曰：「楚王韓信、韓王信、淮南王英布、梁王彭越、故衡山王吳芮、趙王張敖、燕王臧荼昧死再拜言，大王陛下：先時秦為亡道，天下誅之。大王先得秦王，定關中，於天下功最多。存亡定危，救敗繼絕，以安萬民，功盛德厚。又加惠於諸侯王有功者，使得立社稷。地分已定，而位號比儗，亡上下之分，大王功德之著，於後世不宣。昧死再拜上皇帝尊號。」漢王曰：「寡人聞帝者賢者有也，虛言亡實之名，非所取 也。今諸侯王皆推高寡人，將何以處之哉？」諸侯王皆曰：「大王起於細微，滅亂秦，威動

海內。又以辟陋之地，自漢中行威德，誅不義，立有功，平定海內，功臣皆受地食邑，非私之也。大王德施四海，諸侯王不足以道之，居帝位甚實宜，願大王以幸天下。」漢王曰：「諸侯王幸以為便於天下之民，則可矣。」於是諸侯王及太尉長安侯臣綰等三百人，與博士稷嗣君叔孫通，謹擇良日二月甲午，上尊號。漢王即皇帝位于氾水之陽。尊王后曰皇后，太子曰皇太子，追尊先媼曰昭靈夫人。

詔曰：「故衡山王吳芮與子二人、兄子一人，從百粵之兵，以佐諸侯，誅暴秦，有大功，諸侯立以為王。 項羽侵奪之地，謂之番君。其以長沙、豫章、象郡、桂林、南海立番君芮為長沙王。」又曰：「故粵王亡諸世奉粵祀，秦侵奪其地，使其社稷不得血食。諸侯伐秦， 亡諸身帥閩中兵以佐滅秦，項羽廢而弗立。今以為閩粵王，王閩中地，勿使失職。」

帝乃西都洛陽。夏五月，兵皆罷歸家。詔曰：「諸侯子在關中者，復之十二歲，其歸者半之。民前或相聚保山澤，不書名數，今天下已定，令各歸其縣，復故爵田宅，吏以文法教訓辨告，勿笞辱。民以飢餓自賣為人奴婢者，皆免為庶人。軍吏卒會赦，其亡罪而亡爵及不滿大夫者，皆賜爵為大夫。故大夫以上賜爵各一級，其七大夫以上，皆令食邑，非七大夫以下，皆復其身及戶，勿事。」又曰：「七大夫、公乘以上，皆高爵也。諸侯子及從軍歸者，甚多高爵，吾數詔吏先與田宅，及所當求於吏者，亟與。爵或人君，上所尊禮，久立吏前，曾不為決，甚亡謂也。異日秦民爵公大夫以上，令丞與 亢禮。今吾於爵非輕也，吏獨安取此！且法以有功勞行田宅，今小吏未嘗從軍者多滿，而有功者顧不得，背公立私，守尉長吏教訓甚不善。其令諸吏善遇高爵，稱吾 意。且廉問，有不如吾詔者，以重論之。」

帝置酒雒陽南宮。上曰：「通侯諸將毋敢隱朕，皆言其情。吾所以有天下者何？項氏之所以失天下者 何？」高起、王陵對曰：「陛下嫚而侮人，項羽仁而敬人。然陛下使人攻城略地，所降下者，因以與之，與天下同利也。項羽妒賢嫉能，有功者害之，賢者疑之，戰 勝而不與人功，得地而不與人利，此其所以失天下也。」上曰：「公知其一，未知其二。夫運籌帷幄之中，決勝千里之外，吾不如子房；填國家，撫百姓，給餉餽， 不絕糧道，吾不如蕭何；連百萬之眾，戰必勝，攻必取，吾不如韓信。三者皆人傑，吾能用之，此吾所以取天下者也。項羽有一范增而不能用，此所以為我禽也。」 群臣說服。

初，田橫歸彭越。項羽已滅，橫懼誅，與賓客亡入海。上恐其久為亂，遣使者赦橫，曰：「橫來，大者王，小者侯；不來，且發兵加誅。」橫懼，乘傳詣雒陽，未至三十里，自

殺。上壯其節，為流涕，發卒二千人，以王禮葬焉。

戍卒婁敬求見，說上曰：「陛下取天下與周異，而都雒陽，不便，不如入關，據秦之固。」上以問張良，良因勸上。是日，車駕西都長安。拜婁敬為奉春君，賜姓劉氏。六月壬辰，大赦天下。

秋七月，燕王臧荼反，上自將征之。九月，虜荼。詔諸侯王視有功者立以為燕王。荊王臣信等十人皆曰：「太尉長安侯盧綰功最多，請立以為燕王。」使丞相噲將兵平代地。利幾反，上自擊破之。利幾者，項羽將。羽敗，利幾為陳令，降，上侯之潁川。上至雒陽，舉通侯籍召之，而利幾恐，反。

後九月，徙諸侯子關中。治長樂宮。

六年

六年冬十月，令天下縣邑城。

人告楚王信謀反，上問左右，左右爭欲擊之。用陳平計，乃偽游雲夢。十二月，會諸侯于陳，楚王信迎謁，因執之。詔曰：「天下既安，豪桀有功者封侯，新立，未能盡圖其功。身居軍九年，或未習法令，或以其故犯法，大者死刑，吾甚憐之。其赦天下。」田肯賀上曰：「甚善，陛下得韓信，又治秦中。秦，形勝之國也，帶河阻山，縣隔千里，持戟百萬，秦得百二焉。地勢便利，其以下兵於諸侯，譬猶居高屋之上建瓴水也。夫齊，東有琅邪、即墨之饒，南有泰山之固，西有濁河之限，北有勃海之利，地方二千里，持戟百萬，縣隔千里之外，齊得十二焉。此東西秦也。非親子弟，莫可使王齊者。」上曰：「善。」賜金五百斤。上還至雒陽，赦韓信，封為淮陰侯。

甲申，始剖符封功臣曹參等為通侯。詔曰：「齊，古之建國也，今為郡縣，其復以為諸侯。將軍劉賈數有大功，及擇寬惠脩絜者，王齊、荊地。」春正月丙午，韓王信等奏請以故東陽郡、鄣郡、吳郡五十三縣立劉賈為荊王，以碭郡、薛郡、郯郡三十六縣立弟文信君交為楚王。壬子，以雲中、鴈門、代郡五十三縣立兄宜信侯喜為代王，以膠東、膠西、臨淄、濟北、博陽、城陽郡七十三縣立子肥為齊王，以太原郡三十一縣為韓國，徙韓王信都晉陽。

上已封大功臣三十餘人，其餘爭功，未得行封。上居南宮，從復道上見諸將往往耦語，以問張良。良曰： 「陛下與此屬共取天下，今已為天子，而所封皆故人所愛，所誅皆平生仇怨。今軍吏計功，以天下為不足用遍封，而恐以過失及誅，故相聚謀反耳。」上曰：「為之奈何？」良曰：「取上素所不快，計群臣所共知最甚者一人，先封以示群臣。」三月，上置酒，封雍齒，因趣丞相急定功行封。罷酒，群臣皆喜，曰：「雍齒且侯， 吾屬亡患矣！」

上歸櫟陽，五日一朝太公。太公家令說太公曰：「天亡二日，土亡二王。皇帝雖子，人主也；太公雖父， 人臣也。奈何令人主拜人臣？如此，則威重不行。」後上朝，太公擁彗，迎門卻行。上大驚，下扶太公。太公曰：「帝，人主，奈何以我亂天下法？」於是上心善家令言，賜黃金五百斤。夏五月丙午，詔曰：「人之至親，莫親於父子，故父有天下傳歸於子，子有天下尊歸於父，此人道之極也。前日天下大亂，兵革並起，萬民苦殃，朕親被堅執銳，自帥士卒，犯危難，平暴亂，立諸侯，偃兵息民，天下大安，此皆太公之教訓也。諸王、通侯、將軍、群卿、大夫已尊朕為皇帝，而太公未有號。今上尊太公曰太上皇。」

秋九月，匈奴圍韓王信於馬邑，信降匈奴。

七年

七年冬十月，上自將擊韓王信於銅鞮，斬其將。信亡走匈奴，與其將曼丘臣、王黃共立故趙後趙利為王，收信散兵，與匈奴共距漢。上從晉陽連戰，乘勝逐北，至樓煩，會大寒，士卒墮指者什二三。遂至平城，為匈奴所圍，七日，用陳平祕計得出。使樊噲留定代地。

十二月，上還過趙，不禮趙王。是月，匈奴攻代，代王喜棄國，自歸雒陽，赦為合陽侯。辛卯，立子如意為代王。

春，令郎中有罪耐以上，請之。民產子，復勿事二歲。

二月，至長安。蕭何治未央宮，立東闕、北闕、前殿、武庫、大倉。上見其壯麗，甚怒，謂何曰：「天下匈匈，勞苦數歲，成敗未可知，是何治宮室過度也？」何曰：「天下方未定，故可因以就宮室。且夫天子以四海為家，非令壯麗亡以重威，且亡令後世有以加

也。」 上說。自櫟陽徙都長安。置宗正宮以序九族。夏四月，行如雒陽。

八年

八年冬，上東擊韓信餘寇於東垣。還過趙，趙相貫高等恥上不禮其王，陰謀欲弒上。上欲宿，心動，問：「縣名何？」曰：「柏人。」上曰：「柏人者，迫於人也。」去弗宿。

十一月，令士卒從軍死者為棺，歸其縣，縣給衣衾棺葬具，祠以少牢，長吏視葬。十二月，行自東垣至。

春三月，行如雒陽。令吏卒從軍至平城及守城邑者皆復終身勿事。爵非公乘以上毋得冠劉氏冠。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穀絺紵罽，操兵，乘騎馬。秋八月，吏有罪未發覺者，赦之。九月，行自雒陽至，淮南王、梁王、趙王、楚王皆從。

九年

九年冬十月，淮南王、梁王、趙王、楚王朝未央宮，置酒前殿。上奉玉巵為太上皇壽，曰：「始大人常以臣亡賴，不能治產業，不如仲力。今某之業所就孰與仲多？」殿上群臣皆稱萬歲，大笑為樂。

十一月，徙齊楚大族昭氏、屈氏、景氏、懷氏、田氏五姓關中，與利田宅。十二月，行如雒陽。
貫高等謀逆發覺，逮捕高等，并捕趙王敖下獄。詔敢有隨王，罪三族。郎中田叔、孟舒等十人自髡鉗為王家奴，從王就獄。王實不知其謀。春正月，廢趙王敖為宣平侯。徙代王如意為趙王，王趙國。丙寅，前有罪殊死以下，皆赦之。

二月，行自雒陽至。賢趙臣田叔、孟舒等十人，召見與語，漢廷臣無能出其右者。上說，盡拜為郡守、諸侯相。

夏六月乙未晦，日有食之。

十年

十年冬十月，淮南王、燕王、荊王、梁王、楚王、齊王、長沙王來朝。

夏五月，太上皇后崩。秋七月癸卯，太上皇崩，葬萬年。赦櫟陽囚死罪以下。八月，令諸侯王皆立太上皇廟于國都。

九月，代相國陳豨反。上曰：「豨嘗為吾使，甚有信。代地吾所急，故封豨為列侯，以相國守代，今乃與 王黃等劫掠代地！吏民非有罪也，能去豨、黃來歸者，皆赦之。」上自東，至邯鄲。上喜曰：「豨不南據邯鄲而阻漳水，吾知其亡能為矣。」趙相周昌奏常山二十五 城亡其二十城，請誅守尉。上曰：「守尉反乎？」對曰：「不。」上曰：「是力不足，亡罪。」上令周昌選趙壯士可令將者，白見四人。上嫚罵曰：「豎子能為將 乎！」四人慚，皆伏地。上封各千戶，以為將。左右諫曰：「從入蜀漢，伐楚，賞未遍行，今封此，何功？」上曰：「非汝所知。陳豨反，趙代地皆豨有。吾以羽檄 徵天下兵，未有至者，今計唯獨邯鄲中兵耳。吾何愛四千戶，不以慰趙子弟！」皆曰：「善。」又求「樂毅有後乎？」得其孫叔，封之樂鄉，號華成君。問豨將，皆 故賈人。上曰：「吾知與之矣。」乃多以金購豨將，豨將多降。

十一年

十一年冬，上在邯鄲。豨將侯敞將萬餘人游行，王黃將騎千餘軍曲逆，張春將卒萬餘人度河攻聊城。漢將 軍郭蒙與齊將擊，大破之。太尉周勃道太原入定代地，至馬邑，馬邑不下，攻殘之。豨將趙利守東垣，高祖攻之不下。卒罵，上怒。城降，卒罵者斬之。諸縣堅守不 降反寇者，復租賦三歲。

春正月，淮陰侯韓信謀反長安，夷三族。將軍柴武斬韓王信於參合。

上還雒陽。詔曰：「代地居常山之北，與夷狄邊，趙乃從山南有之，遠，數有胡寇，難以為國。頗取山南 太原之地益屬代，代之雲中以西為雲中郡，則代受邊寇益少矣。王、相國、通侯、吏二千石擇可立為代王者。」燕王綰、相國何等三十三人皆曰：「子恆賢知溫良， 請立以為代王，都晉陽。」大赦天下。

二月，詔曰：「欲省賦甚。今獻未有程，吏或多賦以為獻，而諸侯王尤多，民疾之。令諸侯王、通侯常以 十月朝獻，及郡各以其口數率，人歲六十三錢，以給獻費。」又曰：「蓋聞王者莫高於周文，伯者莫高於齊桓，皆待賢人而成名。今天下賢者智能豈特古之

人乎？患 在人主不交故也，士奚由進！今吾以天之靈，賢士大夫定有天下，以為一家，欲其長久，世世奉宗廟亡絕也。賢人已與我共平之矣，而不與吾共安利之，可乎？賢士大夫有肯從我游者，吾能尊顯之。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御史大夫昌下相國，相國鄭侯下諸侯王，御史中執法下郡守，其有意稱明德者，必身勸，為之駕，遣詣相 國府，署行、義、年。有而弗言，覺，免。年老癃病，勿遣。」

三月，梁王彭越謀反，夷三族。詔曰：「擇可以為梁王、淮陽王者。」燕王綰、相國何等請立子恢為梁王，子友為淮陽王。罷東郡，頗益梁；罷潁川郡，頗益淮陽。

夏四月，行自雒陽至。令豐人徙關中者皆復終身。

五月，詔曰：「粵人之俗，好相攻擊，前時秦徙中縣之民南方三郡，使與百粵雜處。會天下誅秦，南海尉它居南方長治之，甚有文理，中縣人以故不耗減，粵人相攻擊之俗益止，俱賴其力。今立它為南粵王。」使陸賈即授璽綬。它稽首稱臣。
六月，令士卒從入蜀、漢、關中者皆復終身。

秋七月，淮南王布反。上問諸將，滕公言故楚令尹薛公有籌策。上見公，薛公言布形勢，上善之，封薛公 千戶。詔王、相國擇可立為淮南王者，群臣請立子長為王。上乃發上郡、北地、隴西車騎，巴蜀材官及中尉卒三萬人為皇太子衛，軍霸上。布果如薛公言，東擊殺荊 王劉賈，劫其兵，度淮擊楚，楚王交走入薛。上赦天下死罪以下，皆令從軍；徵諸侯兵，上自將以擊布。

十二年

十二年冬十月，上破布軍于會缶，布走，令別將追之。

上還，過沛，留，置酒沛宮，悉召故人父老子弟佐酒。發沛中兒得百二十人，教之歌。酒酣，上擊筑，自 歌曰：「大風起兮雲飛揚，威加海內兮歸故鄉，安得猛士兮守四方！」令兒皆和習之。上乃起舞，忼慨傷懷，泣數行下。謂沛父兄曰：「游子悲故鄉。吾雖都關中， 萬歲之後吾魂魄猶思樂沛。且朕自沛公以誅暴逆，遂有天下，其以沛為朕湯沐邑，復其民，世世無有所與。」沛父老諸母故人日樂飲極歡，道舊故為笑樂。十餘日， 上欲去，沛父兄固請。上曰：「吾人眾多，父兄不能給。」乃去。沛中空縣皆之邑西獻。上留止，張飲三日。沛父兄皆頓首曰：「沛幸得復，豐未得，唯陛下哀 矜。」上曰：「豐

者，吾所生長，極不忘耳。吾特以其為雍齒故反我為魏。」沛父兄固請之，乃并復豐，比沛。

漢別將擊布軍洮水南北，皆大破之，追斬布番陽。

周勃定代，斬陳豨於當城。

詔曰：「吳，古之建國也，日者荊王兼有其地，今死亡後。朕欲復立吳王，其議可者。」長沙王臣等言：「沛侯濞重厚，請立為吳王。」已拜，上召謂濞曰：「汝狀有反相。」因拊其背，曰：「漢後五十年東南有亂，豈汝邪？然天下同姓一家，汝慎毋反。」濞頓首曰：「不敢。」

十一月，行自淮南還。過魯，以大牢祠孔子。

十二月，詔曰：「秦皇帝、楚隱王、魏安釐王、齊愍王、趙悼襄王皆絕亡後。其與秦始皇帝守冢二十家，楚、魏、齊各十家，趙及魏公子亡忌各五家，令視其冢，復亡與它事。」
陳豨降將言豨反時燕王盧綰使人之豨所陰謀。上使辟陽侯審食其迎綰，綰稱疾。食其言綰反有端。春二 月，使樊噲、周勃將兵擊綰。詔曰：「燕王綰與吾有故，愛之如子，聞與陳豨有謀，吾以為亡有，故使人迎綰。綰稱疾不來，謀反明矣。燕吏民非有罪也，賜其吏六 百石以上爵各一級。與綰居，去來歸者，赦之，加爵亦一級。」詔諸侯王議可立為燕王者，長沙王臣等請立子建為燕王。

詔曰：「南武侯織亦粵之世也，立以為南海王。」
三月，詔曰：「吾立為天子，帝有天下，十二年于今矣。與天下之豪士賢大夫共定天下，同安輯之。其有 功者上致之王，次為列侯，下乃食邑。而重臣之親，或為列侯，皆令自置吏，得賦斂，女子公主。為列侯食邑者，皆佩之印，賜大第室。吏二千石，徙之長安，受小 第室。入蜀漢定三秦者，皆世世復。吾於天下賢士功臣，可謂亡負矣。其有不義背天子擅起兵者，與天下共伐誅之。布告天下，使明知朕意。」

上擊布時，為流矢所中，行道疾。疾甚，呂后迎良醫。醫入見，上問醫。曰：「疾可治。」於是上嫚罵之，曰：「吾以布衣提三尺取天下，此非天命乎？命乃在天，雖扁鵲何益！」遂不使治疾，賜黃金五十斤，罷之。呂后問曰：「陛下百歲後，蕭相國既死， 誰令代

之？」上曰：「曹參可。」問其次，曰：「王陵可，然少戇，陳平可以助之。陳平知有餘，然難獨任。周勃重厚少文，然安劉氏者必勃也，可令為太尉。」呂后復問其次，上曰：「此後亦非乃所知也。」

盧綰與數千人居塞下候伺，幸上疾愈，自入謝。夏四月甲辰，帝崩于長樂宮。盧綰聞之，遂亡入匈奴。

呂后與審食其謀曰：「諸將故與帝為編戶民，北面為臣，心常鞅鞅，今乃事少主，非盡族是，天下不 安。」以故不發喪。人或聞，以語酈商。酈商見審食其曰：「聞帝已崩，四日不發喪，欲誅諸將。誠如此，天下危矣。陳平、灌嬰將十萬守滎陽，樊噲、周勃將二十 萬定燕代，此聞帝崩，諸將皆誅，必連兵還鄉，以攻關中。大臣內畔，諸將外反，亡可蹻足待也。」審食其入言之，乃以丁未發喪，大赦天下。

五月丙寅，葬長陵。已下，皇太子群臣皆反至太上皇廟。群臣曰：「帝起細微，撥亂世反之正，平定天下，為漢太祖，功最高。」上尊號曰高皇帝。

初，高祖不脩文學，而性明達，好謀，能聽，自監門戍卒，見之如舊。初順民心作三章之約。天下既定，命蕭何次律令，韓信申軍法，張蒼定章程，叔孫通制禮儀，陸賈造新語。又與功臣剖符作誓，丹書鐵契，金匱石室，藏之宗廟。雖日不暇給，規摹弘遠矣。

贊

贊曰：春秋晉史蔡墨有言，陶唐氏既衰，其後有劉累，學擾龍，事孔甲，范氏其後也。而大夫范宣子亦曰：「祖自虞以上為陶唐氏，在夏為御龍氏，在商為豕韋氏，在周為唐杜氏，晉主夏盟為范氏。」范氏為晉士師，魯文公世奔秦。後歸于晉，其處者為劉氏。劉向云 戰國時劉氏自秦獲於魏。秦滅魏，遷大梁，都于豐，故周市說雍齒曰「豐，故梁徙也」。是以頌高祖云：「漢帝本系，出自唐帝。降及于周，在秦作劉。涉魏而東， 遂為豐公。」豐公，蓋太上皇父。其遷日淺，墳墓在豐鮮焉。及高祖即位，置祠祀官，則有秦、晉、梁、荊之巫，世祠天地，綴之以祀，豈不信哉！由是推之，漢承 堯運，德祚已盛，斷蛇著符，旗幟上赤，協于火德，自然之應，得天統矣。

此東漢作品在全世界都属于公有领域，因为作者逝世已经超过100年，且作品于1931年1月1日之前出版。

Public domainPublic domainfalsefalse